青泥蓮花記

青泥蓮花記卷二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玄

女几（太霄經 朱仲 漢高后時人 以素書酤酒女几家）

女几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過其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為質几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几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來過笑謂几曰

盜道無私有翅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

女素有要　近取諸身　彭聃得之

五卷以陳　女几藴妙　仙客来臻

傾書開引　雙飛絶塵　劉向列仙傳

方響女妓　唐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七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為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

是宮人耶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以尋求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来我家爲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覩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耶我在

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
之外即每乘雲御氣駕鸞鳳嬉遊天外時酌瓊
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揖嫦娥于月宮戲織
女於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為樂殊不知
富與貴但多事也况纔見生儀見死耶父母乃
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且
以生爾之父母為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
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
其女不知所之

曹文姬 書仙傳 宋

曹文姬本長安倡女也生四五歲好文字戲每一卷書能通大義人疑其夙習也及笄姿豔絕倫尤工翰墨自牋素外至於羅綺窗户可書之處必書之日數千字人號為書仙筆力為關中第一當時工部周郎中越馬觀察端一見稱賞不已家人教以絲竹宮商則曰此賤事吾豈樂為之哉惟墨池筆塚使吾老於此間足矣由是籍籍聲名豪貴之士願輸金委玉求與偶者不

可勝計女曰豈吾偶也欲偶者請先投詩當自裁擇自是長篇短句艷詞麗語日馳數百女悉阿意有岷江任生客于長安賦才敏捷聞之喜曰吾得偶矣或問之則曰鳳棲梧而魚躍淵物有所歸耳遂投之詩曰玉皇殿上掌書仙。一點塵心謫九天。莫怪濃香薰膩骨霞衣曾惹御爐烟。女得詩喜曰此真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行事耶吾願妻之幸勿他顧家人不能阻遂以為偶自此春朝秋夕夫婦相携纖吟小酌以盡一

時之景如是五年因三月晦日送春對飲女題詩曰仙家無夏亦無秋。紅日清風滿翠樓。况有碧霄歸路穩。可能同駕五雲遊。吟畢嗚咽泣下曰吾本上天司書仙人以情愛謫居塵寰二紀謂任曰吾將歸子可偕行乎天上之樂勝於人間幸無疑焉俄聞仙樂飄空異香滿室家人驚異共窺見朱衣吏持玉板朱書篆文且曰李長吉新撰玉樓記就天帝召汝寫碑可速駕無緩家人曰李長吉唐之詩人迄今僅三百年焉有

此妖也女笑曰非爾等所知人世三百年仙家猶頃刻耳女與生易衣拜命舉步騰空雲霞爍爍鸞鶴繚繞于時觀者萬計以其所居地為書仙里長安小隱永元之善丹青因圖其狀使余作記時慶曆甲申上元日記青瑣高議

曹三香

元祐末安豐縣娼女曹三香得惡疾拯療不痊貧甚為客邸以自給嘗有寒士來託宿欲得第一房主事僕見其藍縷甚拒之三香曰貧富何

擇焉便延入少頃士聞呻痛聲甚苦問其故僕以告士曰我能治此症三香大喜士以箸鍼其股曰回心回心三香問先生姓亦曰回心回心是時殊未曉門外有皁莢樹甚大久枯死士以藥粒寘樹竅中以泥封之俄失士所在是夕樹生枝葉旦而蔚然三香疾頓愈始悟回之為呂遂棄家尋師邑人於其地建呂真人祠紹興十四年三香復還鄉顏貌韶秀邑老人猶有識之者武翼大夫子澤為郡守名問之不肯深言後

不知所之〔夷堅志○純陽神化妙通記亦載〕

倡仙〔李守紀唐蔡夫人法駕導引曲〕

陳東靖康間嘗飲于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不顧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覺傾聽視其衣服皆故弊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鐵板閒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

清東問何人製曰上清蔡真人詞也歌罷渴甚

錢亟遣僕追之已失矣夷堅志 廬山紀事

劉妍

曾慥集仙傳劉妍代州妓也

侯行首集仙傳云 侯道姑

兖州妓侯其姓者家爲郡舍客洞賓詭服來授館蚤出暮歸歸大醉逾月不償一金侯名啜茶洞賓曰吾見鍾離先生謂汝可與語道侯不省洞飲之洞賓索飲不已滋不悅洞賓伸臂示之

金釵隱然解其一寸分帀酒侯利其金曰飲罷寢此乎曰可也即登榻鼻齁齁至夜分侯迫榻洞賓以手拒之叱侯亟去遲明失洞賓所之視其背則手所拒之處呂字儼肌肉侯感悟曰此呂公也得非宿世一念之差遂至於此公來度我乎即斷髮布衆尋洞賓復遇於道遂隱去不知所終

黃鶯妓

廣陵妓黃鶯有姿色豪客填門好濟貧布施一

日有呂秀才即洞賓也托宿黃以藍縷垢汗拒之秀才題二詩于屏一曰嫫母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大隔疎親他年鶴髮雞皮媼今日玉顏花貌人二曰花開花落兩悲歡花與人還共一般花在枝頭防客折落來地上請誰看題畢俄不見黃悟欲抉目此與楊柳金亦載者以嘗遇呂仙也且以儆世之遇而不遇者

楊柳金

徽宗時有道人自稱昌虛中往來諸琳宮動履怪異飲酒無量啗生魚肉至數十觔飲冷水數

十斛大雪平地六七尺餘自埋於雪中旬日不出雪霽復起行于深潭水面如履平地及善草書作枯藤游絲執一舉筆數千字絡繹不斷人爭携縑以請然往〻不與時有妓楊柳金東都絕色也道人往來其家警提榜終不悟又屢輸金帛然不與楊交接楊一夕乘醉進之道人曰吾先生坎離配合身中夫婦內交聖胎已結嬰兒相生豈復戀外色內交之樂過於外交之樂遠甚楊終不悟疑訝其語時宰相張天覺館賓

蕭惧其與楊文狎楊以告蕭而蕭以告張遷彼即之道人大呼疾走徑趨栖雲菴雲堂不出良久排闥尋之則已不見惟壁上有詩曰一吸鸞笙裂太清綠衣童子步虛聲玉樓喚省千年夢碧桃枝上金雞鳴張曰昌字虛中此呂公也後菴遭火無子遺詩巍然獨存亦一異也並純陽帝君神化妙通記

張珍奴 純陽記戲本全

宣和中洞賓遊吳興見一妓張珍奴色華美性

澹素雖落風塵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脫去甚切洞賓作一士訪之珍奴見其風神秀異殊敬盡歡自飄然而去明日又至如是往来月餘終不及亂張珍奴曰荷君眷顧甚久獨不留一宿豈枕席之娛豈妾鄙陋不足以奉君子耶士曰不然人貴心相知何必如是哉且汝每夜告天實何所求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為但自念奴入是門中妄施粉黛以假為真歌謳艷曲以悲為樂本是一團臭膿皮袋借偽飾以惑人

每每悔歎世之愚夫不自尊貴過我門者覩我
如花情牽意惹留戀不捨非但喪財多致身殞
妾雖假容交歡覺罪念重惟昕夕告天早期了
脫士曰汝志如此何不學道珍曰陷於此地何
從得師士曰吾為汝師可乎珍即拜扣士曰冊
来乃可遂去珍日夜望不至深自悵恨因書曰
逢師許多時不說些兒个安得仍前相對坐懊
恨韶光空自過直到如今悶損我筆未竟士忽
来見所書續其韻曰道無巧妙與你方見一个

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士乃以太陰煉形丹法與之珍自是神氣裕然老大開悟不知家有所傳尤多珍亦不以告人臨別作步蟾宮云坎离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固閉煉庚申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說道先生姓呂珍方悟是呂先生即佯狂丐于市投荒地窟修其訣逾三年尸解而去紫陽子悟眞篇注○男子修仙曰煉氣女人修仙曰煉形

陳懿

莆田蔡仲宣和甲辰自彭城倅檄燕山取道莫關見所謂陳懿者於州治之籌邊閣誠不負所聞明年歸則陳巳入道因崔守呼至即席贈小重山詞云流水桃花小洞天壺中春不老勝塵寰霞衣鶴氅並桃冠新裝好風韻愈飄然○功行滿三千嬰兒并姹女鍊成丹劉郎曾約共昇仙十箇月養箇小金壇玄古居士詞

里娘

史達祖漢宮春詞序云友人與里娘雅有舊分別去則黃冠矣托予寄情花隔東垣詠燕臺秀句結帶謀歡匆匆舊盟有限飛夢重闌南塘夜月照湘琴別鶴孤鸞天便遣清愁易長春衣常凭香寒唐昌故宮何許損剪霞裁霧擺落塵緣聲步虛婉婉雲駐仙壇凄涼故里想香車不到人間著再見東陽帶眼數人依舊思凡梅溪詞

吳女盈盈

魏人王山能爲詩標韻清卓因省試下第薄游

東海値吴女盈盈者来年方十六善歌舞尤工彈筝容豔甚冶詞翰情思翹翹出羣少年子爭登其門不惜金帛盈遴選佳偶乃許一笑府守田龍圖使侍宴山預其列相淂于樽俎之間從之忻處累月山告歸盈垂涖悲啼不能自止明年寄傷春曲示山其詞曰芳菲時節花壓枝折蜂蝶撩亂檻光發一旦碎花魂葬花骨蜂兮蝶兮何不来空使雕闌對寒月山作長歌荅之云東風艷艷桃李容花園春入屠酥濃龍腦透縷

鮫綃紅鴛鴦十二羅芙蓉盈盈初見十五六眉試青膏鬢垂綠道字不正嬌滿懷學得襄陽大隄曲阿母偏憐掌上看自此風流難管束鶯啄含桃未嚥時便念郎詩風動竹日高一丈綠窗曉啼鳥壓花新睡短贓雲纖指掩還偏半被可憐留翠晚淡黃衫袖仙衣輕紅玉闌干粉妝淺酒痕落腮梅忍寒春羞入目波橫溜一縷未消山枕紅斜睇整衣移步嬾才如韓壽潘安亞擲果偷香心暗嫁小花靜院酒闌珊別有私言銀

炬下簾旌浪皺金泥額六尺牙床羅帳窄釵橫
啼笑兩不分歷盡風期肢一搦若教飛上九天
歌一聲自可傾人國嬌多必是春工與有能動
人情幾許前年按舞使君筵卧起忍羞頭不舉
鳳凰簫冷曲成遲凝醉桃花遇風雨阿盈阿盈
聽我言勸君休向陽臺住一生已有楚王憐宋
玉多才惟解賦洛陽無限青樓女袖攏紅牙金
鳳縷春衫粉面誰家郎只把黃金買歌舞就中
薄倖五陵兒一日憐新棄如土雲零雨落正堪

悲空入他人夢来去浣花溪上海棠灣薛濤朱户皆金環韋皐筆逸玳瑁落張祜盞滑琉璃乾壓倒念奴價百倍興来奇怪生毫端醉目見紙聊一掃落花飛雪已漫漫夢得見之為改觀樂天更敢尋常看花間不肯下翠幕竟日烜赫羅珊鞍掃眉塗粉至七十老大始頂菖蒲冠壽七十始頂菖蒲冠學辦白然上升之術至今愁人錦江口秋蛩露草孤墳寒盈盈大雅真可惜爾生此後不可得滿天風月獨倚欄醉岈濃雲呼佚墨文之不可予心

憶髙城去天無幾尺斜陽衡山雲半紅遠水無風天一碧望目空遥沉翠翼銀河易闊天南北瘦盡休文帶眼移忍向小樓清淚滴又明年山適淄川遇王通判于邸舍出盈盈札欲偕游東山紙尾一詞云枝上差差綠林中簌簌紅已嘆芳菲盡安能罇俎空君不見銅駝茂草長安東金鑣玉勒雪花驄二十年前乃佚少纍纍昨日成衰翁幾時滿飲流霞鍾共君倒在夕陽中時方初夏山已病不克赴其約秋中又如山東盈

已死王通判謂山曰子去後盈若平居醉卧夢紅裳美人手執一紙書告曰玉女命汝掌奏牘及覺泣以白母云予不復久居人間矣他日可訪我於東山遂嗚咽流涕其夕即卒王命山作句弔之山立賦三章其一云炬花紅死卧初醒一枕孤清病客情海上有山同大夢人中無路可長生乾坤意入憑闌大風月人歸似古清漢殿香消春寂寂夕陽無語下西城其二云絃絶秦箏鏡掩塵細腰休舞鳳皇茵一枝濃豔埋香

上萬顆珍珠滴繡巾行雨不歸魂夢斷落花難伴綺羅春漢王甲帳當年意縱有芳魂不是真其三云小巷朱橋花又春洞房何事不歸雲二年中過曾携手今日重来忽見墳香魄已非天上去鳳簫猶似月中聞縱然却入襄王夢會向陽臺憶使君後五年山游奉符與同志登岱嶽至絕頂玉女池追思故昔盈盈之夢徘徊池側心思神會因題于石曰浮世繁華一夢休登臨因憶昔年游人歸依舊野花咲玉玲幾經墳樹

秋風月過情須感慨江山多恨即遲留如今縱
擬誇才思事往情多特地愁又曰柳枝黃盡杏
花新山翠無非昔日春花色笑春渾似醉寂寥
唯少賞花人憶昔閑粧淡学衣一枝紅拂牡丹
微無端不入襄王夢為雨為雲各處飛山歸就
次遂夢游日觀峰北見石上大字筆跡同盈書
一詩曰絳闕珠宮鎖亂霞長生未曉棄繁華斷
無方朔人間信遠阻麻姑洞裏家累劫遥翻滄
海水深春難謝碧桃花紫臺樹隱瑶池闊鳳小

龍嬌日又斜讀畢忽寤是夕昏醉惘惘間有女子來召至一溪洞門碧衣短鬟出邀入宮中一女子玉冠黃帔衣絳綃裳睟容山趨拜女遽起止之揖升階少選盈盈與一女偕至微笑曰爲雨爲雲各處飛何乃尤人如此也命進酒各有賦咏夜旣深二女曰盈盈雅故便可就臥聞雞唱起復置酒珍重語別山辭決怳然出洞但蒼崖古木非向所歷感愴而返 王山筆奩錄 廣豎支志

李眞童 元

李真童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歳即名動江浙色藝無比舉止溫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閣風致達天山檢校浙省一見遂屬意焉周旋三歳達秩滿赴都且約以明年相會李遂為女道士杜門謝客日以焚誦為事至期達授諸暨州同知而来備禮取之後達没復為道士節行愈勵云青樓集

李當當

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輩流忽翻然

若有所悟遂著道士服江浙儒學提舉段古甫先生天祐贈之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粧拭面別青樓便隨南嶽夫人去不為蘇州刺史留璚館月明簫鳳下綺窗雲散鏡鸞收却憐瀟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能改齋漫錄雲陽唐郎伯作妓人出家詩曰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去湘浦應無解珮人湘山野錄乃謂

陳彭年作此不考之過也吁二先生之風流餘
韻於此可以想見矣 南村輟耕錄

楊氏 本朝

華山玉女峰頂女冠楊氏名妓也少年入山初
食松皮八年始火食或絕火則枵腹坐偶大雪
不粒者七日亦無恙竟日夜弗卧太倉王履遊
華山因訪之石室中尸坐如寐見履起相見具
客主禮哭曰此山罕聞人聲或聞之林中則指
以為異君何来之異耶就問其入山時則三十

有七歲也今已七十有二歲矣自云一生無疾觀其顏雖非丹而精神粲然步履甚健固知其有所養也至玉女殿右觀韓姑姑遺蛻遣僮撤所障亂甓啓棺蓋窺之卧棺中如初發者楊氏曰發幾三十年矣惟槁不腐以杖逼其足亦不僵有道者如是蓋楊氏師也將暮假榻坐定微請所有則畣以待盡而已欲有光如燈度室前於林中僕輩驚指楊氏徐掩其戶曰與爾何預豈記所謂昭明者與此亦可見楊氏之有定力

矣大倉文罍王履宿玉女峯記

女史氏曰沮澤淤泥之地亦有嘉生火燄熱惱之塲豈無涼果故護呪散花之衆或本目挑心招之人柳翅蜚骨鏁之靈權示跕屣挂纓之跡蓋一淨念則茶坊酒肆即是道林一回頭但脫械放刀立成正果彼微豸且能化殼㝠合真詮頑石猶知點頭本含佛性而況若而人者乎余撰是記首列禪玄夫亦開方便之門導歸叓之路者也

青泥蓮花記卷二

青泥蓮花記卷三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忠

韓蘄王梁夫人　宋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甞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

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鶴林玉露

韓世忠授鄜延路副總管屯淮陽苗傅劉正彥反部兵赴行在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朱勝非紿傅白太后遣慰世忠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

夜會世忠於秀州世忠討正彥及追傳誅之兀朮將入侵以世世忠爲制置使守鎮江金兵至世忠已先屯焦山大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相持黄天蕩者四十八日兀朮窮蹙祈請甚哀潛鑿渠三十里縱江遁去宋史

毛惜惜

毛惜惜者髙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率衆據城以畔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僞

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於
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
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
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越三日李
虎破關禽全殺之并其妻子及王安以下預畔
者百有餘人悉傳以法 宋史

高沙榮全據城叛召官妓毛惜惜佐酒罵曰汝
本健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為
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腐之罵至死不絕

閫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潘紫岩有詩云淮海艶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真杲卿玉骨花顔城下土氷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 讀隱漫録○三朝野史云秋山先生方岳為作傳

張鳳奴 金

元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為國堅守無為所欺

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正大天興之際婦人節義可知者特數人耳鳳奴之事別史錄之蓋亦有所激云 金史

忠徐倡 元

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倡者寇命以佐燕乃憤詈弗從竟刺死之未幾江浙平章定定來赴復儒流吳寅夫趙君謨等以從逆伏誅嘉興張翔南翼作忠徐倡詩以白于世曰西神峩峩雎孽蔓乗兵塗毗膏國武之

興嗟爾尸素嘗賄朋城弗典守妖狐凌彼章逢之徒冠倫魁能蒲伏讋服倒授太阿慊以承天廓不白暑雨氷綱常淪隳綫絶罔憑故爲傻徐倡冶容倚市矜鬢妖驅之俾侑樂頳玉肆詈無陵兢噤謳褫舞餘怒爇植髯鬌鉛爲鋼刃劃膺載嘗斵灼上升顧守臣鉅儒汗恧銜愧死莫懲二儀磅礴忠義氣猶出下里孰可仍桓桓執夷徒乃反經溝膝爾偪丹衷燭日月易粉黛譽聲繩繩汗瀆流回清澂噫當是時也姦兇得志勢

紱薰天雖厚祿重臣峩冠世儒罔不效力執事戰兢奔走於指揮之下而倡優下賤乃能奮不顧身獨何人與夫徐氏之與英烈夫人同一死耳而無有為之舉申朝廷褒贈封號以為世勸惜哉輟耕錄

女史氏曰嬪終于其所事而忠矣况倡乎彼徐倡之三人者即終事且難于國又何以死焉夫忠及於倡其世亦良可悲矣彩夫人不難于識蘄王爾親執桴鼓以作士氣而蹴夫失機以章

軍志所謂勁烈不貳心之臣豈復得辱以巾幗哉則又何論于倡也

記義

嬌陳處○紀聞錄 名陳嬌如

柳睦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曰嬌陳者姿藝俱美為士之子所奔走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陳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侍終身矣本易其少年乃戲之耳翌日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陳

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節操爲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間聞嬌陳之名及召入宮見上因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 唐語林 乾𦠆子

張紅紅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寥亮仍有眉首即納爲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頴悟絕

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即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名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歎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為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

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内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即贈貽儀也樂府雜録

宋齊丘妻魏氏南唐

宋齊丘豫章人父嘗在鍾傳幕下齊丘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爲淮南騎將素好士齊丘欲謁之且囊空無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於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隣房有散樂女尚幼問齊丘曰秀才

何以數日不出齊丘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數緡齊丘市紙墨為詩咏以投洞天其略曰其學武無成攻書失志歲華蹭蹬身事蹉跎胷中之萬仞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凌遲皇綱廢絕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挹飛蒼走黃之辨有出鬼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齊丘窘急乃更其啟翌日復至其略曰有生不如無生為人不若為鬼又云其為誠懇萬

端只為饑寒兩字洞天始憫之漸加以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江南也齊丘以佐命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為妻以報宿惠許之（五代史補）

宋齊丘者父為江西鍾傳副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干謁而無紙墨行嘆道中有娼婦遇之問曰少年何不樂如此齊丘以情告名歸置食贈錢數千因曰郎時至此不遺郎有所闕也齊丘感之及貴納為正室（江南別錄）

宋齊丘豫章人也父誠爲江西鍾傳副使卒於任時天下已亂經籍道熄齊丘獨好學有大志及鍾傳敗齊丘益窮隨衆東下糊口於倡優魏氏烈祖時爲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齊丘依焉歷位左丞相司徒遂以魏爲正室封國夫人元宗朝齊丘坐罪放歸青陽自縊死及後主即位名其妻子還建康館給之南唐書

瑞卿 楚

歐陽彬衡山人世爲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

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携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衆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来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貺其可乎彬恥以賄進竟不與所私樊氏怒擲名紙于地曰豈吏人之子乎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為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

必歌於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既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厮徒負養皆能自奮我何負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且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為不朽不於此時圖之恐貽後悔今恐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為念瑞卿曰君

於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滯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婚雖不豐頗分為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盡賂綱吏求為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為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於希範敘疇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宗族為託希範得書大慙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士皆延客之

杭妓薛希濤 宋

祖無擇熙寧中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為王安石所執希濤榜笞至死不肯承伏 武林志

台妓嚴蘂 雪舟脞說 名蕊奴

天台營妓嚴蘂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

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僕繼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為韵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怕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為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橐餽贈之而歸其後朱晦菴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蘂

為濫繫獄月餘藥雖備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
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鞠之久
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
不過杖罪况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為受此辛苦
邪蕚答曰身為賤伎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
至死罪然是非眞僞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
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于
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
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為

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無辜猝命之作詞自陳藥略不構思即口占卜筭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為小婦以終身焉夷堅志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葢得之天台故家云

齊東野語○周密齊東野語云朱晦菴按唐仲友事或云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有隙朱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時恃才輕晦菴而陳同父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嘗狎籍妓屬唐為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

陳官人那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饑受凍乃可妓
聞大恙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
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
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
内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
盖以陳言為信出案那即付以次官乃摭唐罪
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既
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閑氣耳遂兩平其
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
年譜道統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論也
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云
盖親得之發之諸呂云

樊事真 元

樊事真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
南樊飲餞于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毋

貽他人之誚樊以酒酹地而誓曰妾若負君當刲目以謝君子亡何有權豪家来其母既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始則毅然終不獲已後周来京師樊相語曰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為豪勢所迫昔日之誓豈徒說哉乃抽金篦刺一目血流遍地周為之駭然因歡好如初好事者編為雜劇曰樊事貞金篦刺目行於世青樓集

馮蝶翠本朝

洞庭葉某商于大梁眷一妓馮蝶翠者罄其貲

迫凍餒爲磨傭久之馮騎驢過其處葉適在街頭曬麥馮下驢走小巷中使驢夫招葉葉辭以無顏相見強而後至馮對之流涕曰君爲妾至此乎出白金二兩授葉云以此具襴更衣來訪吾母如言而往馮私以五十兩贈之曰行矣勉爲生計葉戀戀不捨隨罄其金仍傭于磨家歲餘邂逅如初馮謂葉汝豈人耶要之抵家重與十鎰且云囊傾矣儻更留必縊死以絕君念葉遂將金去買布入陝換褐利倍又販藥至揚州

數倍貿易三載貨盈數千乃以其千取馮歸老焉彼哉以勢利交者盛如趨市衰如棄屣聞斯妓之行能無愧乎說聽

女史氏曰嬌陳而下或酬恩于知已或務分于窮交既勝薛公之市朝盈暮虛復異和氏之癖銅山錢樹固此曹所鮮魹也嚴蘂至吏治榜笞而終不以一言汙衊士大夫亦誠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乎朱元晦於是失刑矣彼希濤以死猶烈焉悲夫

王翹兒 徐學謨撰傳○茅歸安劉洲本末 附詩妓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妹

王翹兒者故臨淄民家女也自少鬻於倡家冒其姓為馬假母呼之曰翹兒携之來江南教之吳歈即善吳歈教之彈胡琵琶即善彈胡琵琶翹兒貌不逾中色而音吐激越度曲婉轉往往傾其座人一時平康里中諸老妓皆從翹兒習新聲覺不能過之也然翹兒有至性雅不喜媚客大腹賈齎多金賂翹兒意稍不屬輒惛惛不開明或竟夕屈寢而寐明日大腹賈恚而收金

去以是假母日窘而數笞罵翹兒翹兒愈益厭
苦之會有少年私金於翹兒者遂以計脫假母
而自徙居海上更稱王翠翹云海上多文儒貴
游尤好以音律相賈重令翹兒一啓齒以為絕
世無雙爭豔惜之以是翹兒之名滿江南歲所
得纏頭無筭乃翹兒更以施諸所善貧客橐中
一錢不留也久之倭人寇江南掠海上焚其邑
翹兒竄走桐鄉已倭人轉掠桐鄉城陷翹兒被
虜諸酋執以見其寨主徐海徐海者故越人號

明山和尚者是也海初怪其姿態不類民間婦女訊之知為翹兒試之吳歈及彈胡琵琶以侍酒絶愛幸之尊之為夫人斥帳中諸姬羅拜咸呼之為王夫人翹兒既已用事凡海一切計畫惟翹兒意指使乃翹兒亦陽暱之陰實幸其敗事冀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檄召海肯來降與之官海怒而縛華老人將斬之翹兒諫曰今日之勢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也親解華老人縛而厚與之金勞苦之華老人者海上

人也麴兒故識之而華老人亦私覘所謂王夫人者心知為麴兒不敢洩也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愛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殲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書詣海說降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麴兒麴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矣降且得官終身當共富貴海遂許羅中書約降於督府督府選日大整兵佯稱逆降比迫海寨海信麴兒言不為隄備督府急麾兵鼓

噪而進斬海首而生致麴兒盡諸倭人殲焉捷至督府供張轅門以享諸參佐令麴兒歌而遍行酒諸參佐皆起為督府壽督府酒酣心動亦握槊降階而與麴兒戲夜深席大亂明日督府頗悔夜來醉中事而以麴兒功高不忍殺之乃以賜所調永順酋長麴兒既從永順酋長去之錢塘舟中輒悒悒不自得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後一酋而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外史氏曰余過海上海上之縉

紳先生多能道翹兒死事盖得之華老人口云昔李陵陷虜欲乘匈奴之間為漢內應迄無成立遺其家聲悲夫翹兒以一賤倡能審於順逆身陷不測竟滅賊以報國誠偉烈矣太史公曰禍之生由愛姬殖則海之謂也而翹之卒死以殉海其或可附於墮樓之義也乎海陽集○督府胡宗憲

女史氏曰宗伯義翹兒以殉海要其志專滅賊耳不媿夷生可也余故置于忠義之介督府大度人握槧更衣何所是悔而夷之且安信賞哉

記考

新王三　本朝

吳邑人朱生宣德中商於湖褱泊舟官河下其旁四方客雲集娼船附焉一日忽傳名妓新王三者至衆競出觀果艷姬也與之一優偕來其船比朱生之船既數日凡生言咲動作娼罔不察數以言挑生生亦漫應之一日生登岸獨留一僕在倡乃移船就僕密問生之年里性度及其家族生計以及妻之怨悍子之多寡極悉僕一

一告之明日晚娼使優邀生飲潛告生曰君但言延我入舟我欲有言於君耳生從之娼既入生舟戚戚無歡容生數殷勤之娼亦漠然不顧倩其歌亦不肯俄先去卧榻上生有新衫在榻娼取碎裂之生亦無愠容酒罷就寢中夜聞之娼乃低語生曰我有冤欲圖之久久不獲日者吾察君久似見君有仁心人故輙自求近凡君身家我固悉知矣獨不見君性度適裂衫乃試君耳我用意精如此君若能擔負則我事乃濟

[illegible]君亦不為無益也生曰我素負義俠豈不能庇一婦人乎娼潸然曰我非娼淮安蔡指揮女也吾父調襄陽衛挈家以行至江中舟人王賊乘父醉擠之江幷母死焉僮婢悉盡以我色獨留犯之呼為妾吾父貲素豐賊厚載不幾日復為盜劫賊欲歸以有我不可遂以身餘貲買小舟使我學歌舞為京娼而來此君能復吾讐我終身事君為妾侍耳因出父文牘示生生慷慨許諾翌日優來曰二姐未起乎生大詈曰賊賊

不知死所復見二姐乎優知事泄自投於水生持娼歸家卒老焉枝山前聞九朝野記○虞溪詩話宋康待制執權代永嘉妓姓山者上邑宰一詩渭釋父罪近刻名媛彙竟作妓詩誤

女史氏曰孝百行之首也故女自有孝經倡雖失行乎其孺慕固有天性焉而不少槩見則以多祝而似者耳若蘄王二之藉手復讐亦庶哉葉妙寐矣

青泥蓮花記卷三

青泥蓮花記卷四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節一

姚玉京（宋末〇南史作梁）

姚玉京娼家女也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養舅姑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為鷙鳥所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時無偶去今

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
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來周章
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
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
水之濱至唐李公佐撰燕女墳記南史云霸城王整之姊嫁
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
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
為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
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
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所住戶有燕巢
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
脚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
詩曰昔年無偶別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

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臺

李娃傳

唐□娃舊名一枝花元稹詩注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為時輩推服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

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篤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一第如指掌自眺陵發月餘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常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勑取之累眄於娃娃廻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

其友游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狎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之通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閒見一姥垂白上接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

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
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
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伎藝薄劣欣
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
異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迎敘寒燠觸類
妍媚目所未睹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
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鼓已發矣生紿
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
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

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
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爲生數目姥姥曰唯
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
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
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
固辭終不許俄徙坐于西堂帷幕簾榻煥然奪
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
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
生曰前偶過其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

念雖寢與食至未嘗或捨娃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訪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慾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止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焉曰願以己為廝養姥遂目之為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盡邇來姥意漸怠娃情

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無孕嗣嘗
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
不之悟大喜乃質衣于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
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
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
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
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
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耶曰李娃也乃入告
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之將迎曰吾甥來

否娃下車媪逆詢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咲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鞚大宛馬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来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令生止於户外曰姨且殁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柰何遽相隨而去乃

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嘗繼至生遽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茀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通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

遽訪之曰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至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愁懣絶食三日遘癘甚篤旬餘逾甚邸主懼其不起所疾徙之于凶肆中綿綴移時闔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繇是凶肆多日假之令執繐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

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轝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絕妙迺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優劣其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要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

是里胥告於賊書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祗轝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匿置層榻于南隅有長鬣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盼左右傍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為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其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

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
者歔欷掩泣西肆長爲衆所誚益慚恥密置所
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
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
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
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即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
錯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
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
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

豎聞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儆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廹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廻翔將匿於衆中豎遽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汚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廼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棰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

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
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
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于道周行者咸傷之往
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
裘裘有百結繿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
以乞食為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
周游廛肆一旦大雪生為凍餒所驅冒雪而出
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
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

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之知偶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癘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耶生憤懣絶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于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蘇而復絶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柰何容至此娃斂容却睇曰不然此宦家子也當

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朞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失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為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撚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遺其殃耳某為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凊其願足矣

姥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離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蘇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日之藝業可溫習矣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

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渫伺其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嘉歎願友之而不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于他士當礱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

生繇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
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
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
今之復子本軀妾亦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
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
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
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
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廻生許諾月餘至
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

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洪辰父到生因投刺謁于
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
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
具陳本末父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兒至此當
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
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
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
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為親所眷尚
後數歲生父母偕歿興娃持孝甚至有靈芝產

于倚廬一歲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屋亹天子興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為大官其卑者猶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

贊曰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此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為之嘆息哉余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為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余與隴西李公佐話婦

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浙國之事公佐撫棠
嘆聽命余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
亥歲穐八月太原白行簡云貞烈集
叛臣辱婦每出於名門世族而伶工賊女乃
有潔白堅貞之行豈非秉彝之良有不間耶
觀夫項王悲歌虞姬刎石崇赤族綠珠墜建
封卒官盼盼死祿山作逆雷清慟昭宗被賊
宮姬蔽少游謫死楚伎經若是者誠出天性
之所安固非激以干名也至於娃之守志不

亂卒相其夫以底於榮美則尤人所難嗚呼倡也猶然士乎可以知所勉矣虞初志

后村詩話鄭畋名相父亞亦名卿好事者作李娃傳謂亞爲元和之子按畋與盧攜俱李翱外甥安有是哉

霍小玉傳

唐蔣防撰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于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于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服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

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
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辟
巧言語高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為渠
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
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
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
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
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
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

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于外易姓為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豔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東閑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

覓桂子即得矣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僮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幷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恐不諧也徘徊之間至于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鏁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遥咲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

鳥語曰李郎入来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澹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浄持下堦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綽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為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倘垂錄采生死為榮遂命酒饌即令小玉自堂東閤子中出来生即拜迎但覺

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人既而延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即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咲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色兩好相暎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咲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歌唱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閑庭邃宇簾幙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

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敘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歡愛生自以為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生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硯

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絲闌素段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喻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赤霄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季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于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思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

媎嬪者固亦衆矣况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未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六歲一生歡愛幸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為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

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貸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歷涉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

遥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卧空閨遂成沉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相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

酬以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
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
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怏成疾今將二年
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
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
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
前事公主亦為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
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
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請潛卜靜居不令

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玉且歎曰天下寧有是事乎遍託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沉綿慙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廻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寃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

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益之薄行皆已三月人
多春游益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
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
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
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
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為思之歎讓之際忽有
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筋彈風神俊美衣服輕
華唯見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
揖益曰公非李十郎者乎其族本山東姻連外

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覯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其之弊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要但顧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述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適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弊居咫尺忍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精神恍惚鞭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車走推入車門便

令鏁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于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淩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僶俛之間強為粧梳粧梳纔畢而生果至玉沉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至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

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戲欷頭之
有酒殽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
悉皆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
側身轉面睨視生良久遂舉杯酒於地曰我為
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
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
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
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汝妻妾終日不安乃引
左手握生臂擲盃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

乃舉屍寘于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為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縹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着舊石榴裙紫褴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于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于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吒吒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

予年三十餘姿狀温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
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
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
相勸喻生意稍觧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
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
一寸餘裹有輕絹作同心結墜于盧氏懷中生
開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二發殺觜一驢駒
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
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

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于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游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于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己以肅清閨門出門則以所解覆營於牀周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于三娶

率皆如初馬虞初志○唐書云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時謂妬癡

太原妓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貞元年登進士第畢關試薄游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即灑泣而別仍贈之詩曰驅馬漸覺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既已甘居情諒多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

秦。一歷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匏早晚期相親尋除國子四門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粧引髻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歐陽生使至可以是為信又遺之詩曰自從别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髻樣為奴開取縷金箱絹筆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啓函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故孟簡賦詩哭之序曰閩越之英惟歐陽生以能文擢第爰

始一命食太學之祿助成均之教有庸績矣我唐貞元巳卯歲曾獻書相府論大事風韻清雅詞旨切直會東方軍興府縣未暇慰薦久之倦遊太原還來帝京卒官靈臺悲夫生於单貧以狗名故心專勤儉不識聲色及兹筮仕未知洞房纖腰之為蠱惑初抵太原居大將軍宴席上妓有北方之尤者屢目於生生感悅之留賞罷月以為燕婉之樂盡在是矣既而南轅妓請同行生曰十目所視不可不畏辭焉請待至都而

来迎許之乃訣去生竟以連蹇不克如約過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積望成疾不可為也先大故之夕剪其雲髻謂侍兒曰所歡應訪我當以髻為貺甲至得之以乘空歸授髻於生生為慟怨涉旬而生亦殁則韓退之作何蕃傳所謂歐陽詹者生也河南穆玄道訪予嘗嘆息其事嗚呼鍾愛於男女索其效死夫亦不蔑也大凡以時斷割不為麗色所汨豈若是乎古樂府詩有華山畿玉臺新詠有廬江小吏吏相死或

類於此暇日偶作詩以斷之云有客初北遂驅馬次太原太原有佳人神豔照行雲座上轉橫波流光注夫君夫君意蕩漾即日相交歡定情非一詞結念誓青山生死不變易中誠無間言此為太學徒彼屬北府官中夜欲相從嚴城限軍門白日欲同居君畏他人聞忽如隴頭水坐作東西分驚離腸千結滴淚眼雙昏本期達京師迴雋相追攀宿約始乖阻彼憂已纏綿高髻若黃鸝危髻如玉蟬纖手自整理剪刀斷其根

柔情託侍兒爲我遺所歡所歡使者來侍兒因復前收淚取遺寄深誠祈爲傳封來贈君子顧言慰窮泉使者廻復命遲遲蓄悲酸詹生喜顏施倒屣走迎門長跪聽未畢驚傷涕漣漣不飲亦不食哀心百千端襟情一夕空精爽旦日殘哀哉浩然氣潰散歸化元短生雖別離長夜無阻難雙魂終會合兩劍遂蜿蜒丈夫早通脫巧笑安能干防身本苦節一去何由還後生莫沉迷沉迷喪其真

閩川名士傳○葛常之韻語陽秋云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

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為慈孝最隆又日詹捨朝夕父母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渭而為父母榮也及觀閬川名士傳戴詹蒴太原之妓求及迎南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愁朔而妓疾葬將死劃髻付女奴以授詹詹一見大慟亦卒集中載初發太原寄所思詩所謂高流已不見牙復城中人者乃其人也豈退之以同榜之故而圖護其短師詞而解人之競歟鳴呼詹能義陳蕃之不從亂而不能對愛於一婦人能薦韓愈之買而不能以貽親憂為念殆有所菽而然也知樂津非擬絕句與閒唱凉州詩皆賦情不薄有以知其卒年之不長也

張建封妾盼盼 一云姓許

盼盼姓關氏張建封節制武寧門下客皆詞人名士至於歌舞姝必求知書者盼盼乃徐府奇

色也初納之燕子樓三日樂不輟後別搆新樓貯寵之公薨盼盼感恩誓不他適或有問荅皆以詩有燕子樓集三百首白樂天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尚書有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為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佐歡予因贈詩落句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茲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新詩有燕子樓詩三首辭甚婉麗詰其由乃盼

盼所作也繪之從事武寧累年頗知盼盼始末
云張尚書既殁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
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于今
尚在盼詩有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
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
北邙松栢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劒履
歌塵散紅袖香銷已十年又云適看鴻鴈岳陽
廻又覩玄禽逼社来瑶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
網任從灰余嘗愛其新作乃和之云滿窗明月

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床燕子樓中寒月夜秋來秪爲一人長又云細帶羅衫色似烟幾迴欲起即潸然自從不舞霓裳袖疊在空箱一十年又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又贈之絕句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仲素以余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

公清範也所以偷生爾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盼盼得詩後往往旬日不食而卒但吟詩云兒童不識冲天物謾把青泥汚雪毫白氏長慶集及麗情集○黃金一首白集題云傷張僕射諸伎三四一作四五巳十年一作一十年二十年白集作十一年○粧樓記曰徐州張尚書妓女多涉獵經史人有借其書者往往粉指痕跡印於青編○東坡夜登燕子樓夢盼盼作永遇樂詞云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巷跳魚園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紞如五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見處覺來小園行遍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

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
對南樓夜景為徐浩歎○秦少游調笑令并詩
詠盼盼詩曰百尺樓高燕子飛樓上美人顰翠
眉將軍一去音容遠只有年年舊燕歸春風昨
夜來深院春色依然人不見只徐明月照孤眠
何望舊恩空戀戀曲子曰戀戀樓中燕燕子樓
空春日晚將軍一去音容遠空鎖樓中深怨春
風重到人不見十二闌干倚遍○毛澤民調笑
令詠盼盼云武寧節映客最賢後東橋葉亭宗
妍宮眉豐頰亦能賦惠中秀外誰爭憐花嬌葉
西奇相遍燕子樓頭作寒食月別空照台歌休
霓哀排罷看燕力 無力府瑞瑟罷舞鬟鶯今
幾日雪殘雨小春寒遍細筆羅衫烟色薰前歸
燕看人立却趁落花飛入○陳薦影升燕子樓
詩僕絣新昨抓兒浣倚見簡住水燈頭風清玉
簾憐歌枕月好詩廬悵上鉤寒夢覺來濃海闌
新詩參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醉陰殘花
一夕休○蓬天錫彭城詩云雪白楊花撲馬頭

行人春盡過徐州夜深一片城頭月曾照張家燕子樓

崔徽

崔徽河中府娼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蒲州與徽相從累月敬中使還崔以不得從爲恨因而成疾後東川幕府白知退歸徽對鏡寫真謂知退曰爲妾語敬中崔徽一旦不及畫中人且爲郎死矣發狂疾卒○麗情集○一云有丘夏善寫人形知退爲徽致夏果得絕筆元微之歌略曰崔徽本不是娼家教歌按舞娼家長使君知有不自由坐在頭時立在掌有客有客名丘夏善寫容儀得恣把爲徽持此謝敬中以死報郎爲[illegible]○秦少游調笑令詩滿

中有女號崔徽輕似南山翡翠兒使君當月最寵愛坐中對客常擁持一見裴郎心似醉夜解羅衣與門吏西門寺裏樂未央樂府至今歌翡翠曲子同翡翠好容心雖使傭奴輕點綴裴郎一見心如醉笑裏偷傳深意羅衣洲夜與門吏稽結城西齒會○毛澤民詠云珠樹悵中翡翠兒莫論生小鼓雞斑鸚鵡橋高蕩春思秋雁聘碧雙琉璃御酥作胒花作骨燕斂橫玉雲惟鬢使梁年少斷腸人愛波殘冷重城月　城月玲羅襪郎睡不知驚帳揭香凄翠被燈閑咸花困釵橫時節可橋楊柳偕行色愁黛有人描得○

冷齋夜話載洪思禹詠崔徽頭子千秋歲詞云半身屏外睡覺唇紅退春思亂芳心碎空餘簪髻玉不見流蘇帶誰與問今人秀整誰宜對湘浦曾同會手搴輕羅疑是夢今猶在十分春易盡一點情難收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

楊倡傳

房千里撰○虞初志李翠玉糶

楊倡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為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倡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游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桿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喜淫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倡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雅有惠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

不安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
嬖之會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倡而憚其
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為方略監軍
乃紿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捧持煎調者視
之瘳當速矣其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
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
信人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名婢來監軍即
命倡冒為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
擁健婢數十列白梃熾膏鑊於庭而伺之矣須

其至當投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之倡且至帥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舸衛倡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而倡之行適及洪矣問至倡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卒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撤奠而死之

贊曰夫倡以也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

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為倡差足多乎太平廣記○嬰之下志有而無歟滕特作奉侍信人作言仁

段東美

薛宜僚會昌中為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船頻阻惡風雨至登州却漂迴泊青州郵傳一年節使鄔漢貞尤加待遇有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於席上留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烟不須更向

滄溟望惆悵歡情恰一年薛到外國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苗攝大使行禮薛旋櫬迴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執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情緣相感頗為奇事唐賢抒情集

歌者婦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然頗恣橫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而至頗有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欲私之婦拒

而不許師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偶於別室多其珠翠以悅其意逾年往詣之婦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孌及就榻婦忽出白刃於袖中擒師而欲刺之師掣肘而逸婦逐之適有二奴居前闔其扉由是獲免旋遣人執之已自斷其頸矣太平廣記

今傳本闕